

紛爭的年代

(續完)

李 昂

■ 葉石濤訪問記 ■

B、個人・創作

目要期九十刊本

吳湘湘 ■ 海內外的檔案館

鄭清文 ■ 評李喬「恍惚的世界」

古添洪 ■ 中國神話研究書目提要

張伯權 ■ 從卡夫卡的情書談起

簡 宛 ■ 兒童文學作家——里奧·李昂尼

李寬弘 ■ 評「科技的噩夢」及「向神挑戰」

聿 戈 ■ 我讀「拾掇那些日子」

安·薛 ■ 見人見智談鹿橋「人子」

每冊20元（郵票通用）請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一、什麼樣的一種人生

態度，促成您小說中幽默卻又讀來心酸不已的作品風格？

二、能否請問您小說中的中心思想，走的是怎樣的路線，這條路要（會）通往那裏？

三、您作品中的主角，尤其葫蘆巷春夢中連續出現的石頭仔，特別有自傳性的意味，後期對藝術執着熱愛，而不惜與世俗對立的主角們，亦給我這種感覺，如果我說您小說裏自傳性成份很

濃，您以為我對嗎？

四、臺灣風俗嚴寒，使您作品中男性角色，對女性有那般象徵「地母」式的迷戀與痴狂，您以為如何？亦或是其他原因造成？

五、您題材中的小人物主角們，寫得如此生動活潑，是否他們都是您熟悉的？亦或您怎樣瞭解並寫出如此生活性的人物？

六、就您小說中，您以為在社會性、歷史性與世界性裏，您那方面較着重？

七、您曾言您不是一個發表意見囂鬧的批評家，就您作品顯示，我亦覺得您可作批評，亦或說少作正面批評，您以為如何？

八、時代變遷給了您怎樣的感覺，它們成為您作品中的題材嗎？

九、您個人以批評或小說為重？

十、能否說您的評論中，太借用西方批評技巧，並主要在將臺灣作品與西方作品相比較，這是必需的嗎？您以為發展一套自己的批評方式，該走怎樣的路線？

十一、寫評對您的創作產生影響嗎？

十二、對認為自己徬徨迷途的年輕一代青年作家們，您有何觀感？

(一)當一個人覺得人一生下來，本來就是註定要受苦的時候，他這種「認了晦氣」的態度，可能使他較有客觀的心情，去接受人生的痛苦；也許不但忍受，更進一步地臉上浮現出無可奈何的「微苦笑」。這似乎和道家的虛無觀

念無關，很有一點入世的态度。我以為歡樂的時候，不忘憂愁，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既生為人，我們應該接受人世間的各種遭遇，忍受苦難才好。

我曾看見了人世間所有醜惡、慘酷、自私和背叛。我始終在「極限狀態」下過活；這不但沒有使我氣餒，反在肯定生活以後，重新享受了人世間的美好、陽光、音樂、友誼和愛情。因此，我看破了這風塵世界的諸相。我學習站在高處看人們互鬭的情形，而不介入的態度。這也是現時社會情況裏，能够生存下去的唯一態度。我很有水滸傳裏的繆上君子時遷的樂趣。

(三)我以為在小說裏，寫自己是「旁門左道」，我很討厭在小說裏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看到自敘傳式的小說，不是叫我作嘔，就是叫我覺得這作家黔驢技窮了。在我的小說裏，我可以重現以往逝去的一些情景的斷片和氣氛，但不可能重塑自己。很抱歉！石頭仔並不是我。

(四)從小我向女性要的是溫柔，聰明的溫柔，可惜我從沒得到過。在我那青春時代肉慾是禁忌，我們都主張肉慾應該加以昇華為高尚的情緒；真是愚蠢的想法。但這些經驗已牢固地握住了心靈不放，這欲求不滿（精神和肉體）的，便變身為地母式的憧憬了。

(五)我從沒有生活在小人物的周遭；我大半過着隱居的生活。我很少出門，整天躲在家裏，迷迷糊糊的過日子。我不熟悉升斗小民的生活，但我有升斗小民的心靈和懦弱。我怕警察、怕流氓、怕陌生的人，我幾乎什麼都怕；甚至我也很怕年輕的女人。唯一我不怕的是小孩子；我所教的小孩子。這些小孩似乎也不怕我。

(六)我以為這三樣東西，我都很看重。若仔細想一想，這三樣東西不是一個物體的三個面嗎？

(七)我以為小說是重陳現實的，並非批判人生的。我寧可看柴霍甫以資消遣，倒不願看沙特式的小說來傷腦筋，我最怕沾沾自喜的說教。此地的小說這種說教式的小說，倒也不少。我以為批評是提供我一己的偏見，並不是推銷自己，所以我小心翼翼地避免刺傷作家的自尊心，文句儘可能寫得模稜兩可，以免使人發怒。在小說和評論裏儘量隱藏自己，這是我一貫的技倆。不過有時也禁不住咬一小口，結果這一小小口招來的報仇相當厲害

。我不是勇者，我是個令人不齒的文人，應該有自知之明。人家輕輕一捏，可能把我這隻小螞蟻捏死了。我的寫作既是一種消遣，不必給我帶來功利，只要給我帶來小小的生存快樂就行。我始終生活在莫名其妙的憂愁裏，而這憂愁也就是我創造的源泉吧。

(八)從來作家就處在不適於創作的環境裏，時代和社會的枷鎖一直束縛着作家；作家應該來自於廣大貧苦的人羣裏，而不是來自士大夫階級。只要您熟悉一些美國作家，如傑克·倫敦，或如蘇俄的作家奧斯托洛斯基或高爾基，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九)我寫評論時用的是小說手法，寫小說時用的是評論手法，我有時頭腦清晰，有時情感動搖；頭腦清晰時寫評論，情感受到挫折時寫小說。需要錢時寫小說。荷包滿的時候寫評論。

(十)我一向認為我是很具有民族的批評方式的；我沒唸過有關比較文學理論的書。我有時禁不住引用一些歐美作家，是因為我很熟知他們的關係。而且我也無法引用本國作家呢！您知道，幾乎所有五、四以後作家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而朱自清或許地山一類作家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地方值得引用一番吧？我又不懂中國的所謂國學，而國學和現代小說似乎也扯不上關係吧？

(十一)這一題我在(九)提過了。批評是我對自己的要求和高舉理想，小說是實踐。而請您注意，批評並非寫下諾言，所以小說常常和理論背道而馳。

(十二)有一個時期我對年輕作家很覺失望，毫無疑問的，他們的創作技巧和驅使文字的才華遠超過我們，可是我總覺得他們似乎缺少了些什麼。他們寫得很容易，成名也很容易，而墮落也快。技巧不足以打動我們的心弦，惟有真實才能使人感動。不過經過這幾年來的一番淘汰，似乎沒有幾個能夠留下來。一個作家不為「永恒」而寫作，是愚不可及的，一時的得意算得了什麼？年輕作家應該終他的一生努力不輟，以證明他是真正的作家；正如世界上很多偉大的作家，留下的風範一樣。斤斤計較於短暫的利弊得失，有什麼用處？年輕作家應該像一個木匠和泥水匠一樣，孜孜不倦地工作，磨鍊技巧，忍受困苦才好。像我這樣的老朽作家，由於不够堅定，才會弄得一無所成。哎！真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了。

省籍作家除去已經確立一己風格的，如鄭清文、李喬、鍾鐵民、林懷民、季季、黃春明、七等生、王禎和、楊青矗以外，較年輕一代的作家，似乎還在摸索中，而且人數不多。您已經是成名作家，業已確立了獨得的風格。此外，還有些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有才華，但還沒有成熟。舉一個例子：如曾經出版過「覓心記」的潘榮禮有辛辣的諷刺風格，可惜缺少深遠的思想。蔡昭仙有異乎常人的奇妙感覺，但不太動筆。王拓的思考性強，但抒情性不夠。司徒門很能捕捉現實情況，但還不够味。此外，我還發現到許多有優異稟賦的作家，如寫評論的林載爵；不過開列一張名單對人很沒有禮貌，而且遺落的也恐怕不少，有機會應該細細加以評論一番了。

本社代售以下各書

作(譯)者	書名	定價	作者	書名	定價
琦君	烟愁	25	楊青矗	妻與妻	30
黃春明	莎喲娜啦·再見	40	陳芳明	含憂草	18
黃春明	羅	4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25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25
歐尼爾	開放的婚姻	40	余光中等	中國現代詩評論	90
周碧瑟	浩海孤舟	40	梅遜編	作家羣像	40
鹿橋	人子	55	隱地編	這一代的小說	35
蘇念秋	花畔	35	鍾龍	人生日知錄	50
楊青矗	心癌	30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楊青矗	在室男	35	郭英聲	雲門舞集	30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